

本期的「特稿」是姜生教授的〈地斗考〉。所謂「地斗」，即地下之北斗，又稱「鬼官地斗君」，乃天上北斗派出「司生殺」的鬼官，其治在北方癸地的羅鄴山。關於「地斗」或「鬼官地斗君」，南朝陶弘景《真誥·闡幽微》等曾有記載，然後人因不識「地斗」而多改其文字為「北斗」。姜生教授此文，通過梳理文獻並證以地下出土材料，而認為漢晉時期的人們確有「地斗」信仰。該文的價值，並不僅僅在於考證清楚了古代文獻的一個詞語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揭示了漢晉宗教宇宙觀的「地下世界」。事實上，由於中國古人信仰結構的不斷變遷，中國古代宗教的一些觀念難免被後人遺忘而逐漸消失，因此可能導致我們對於中國宗教發展歷史的誤說。姜生教授近年專注於漢代宗教研究，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文章，如〈漢代仙譜考〉、〈漢代神祇考〉、〈漢代列仙圖考〉、〈馬王堆帛畫與漢初「道者」的信仰〉、〈漢墓的神藥與尸解成仙信仰〉、〈漢畫像石所見的子路與西王母組合模式〉等，其成果頗有助我們對於道教產生時間的重新認識。欣聞其研究成果近期將集結成《漢鬼考》一書出版，有興趣者不妨關注。

為了與姜生教授的文章呼應，我們在本期「道教論壇」中安排了三篇涉及早期中國文化的文章，即王守亮的〈《山海經》與讖緯中的遠國異民〉、蔣波的〈略論東周秦漢隱士與道家道教的發展〉與丁常春、吳振亞的〈王家祐的道教仙山「崑崙山」論〉，從中可知東漢末年張道陵在蜀中創立的「天師道」似乎不過是眾多「道教」支系之一。其實關於這個問題，很多前賢曾有過一些研究成果，如顧頡剛〈莊子和楚辭中崑崙和蓬萊兩個神話系統的融合〉、陳寅恪〈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係〉、聞一多〈論楚辭〉與〈神仙考〉，以及向達、蒙文通、王家祐等人的文章，實在值得我們今天再去認真地閱讀和思考。

本期還安排了幾位青年學者的文章，如「道教經典」欄目中劉陶的〈略論唐宋道教《五廚經》之變〉、「道教歷史」欄目中王亞的〈爭執與利益：《紫山全真長春觀記》研究〉、「道教與社會」欄目中秦國帥的〈德國傳教士海因里希·哈克曼與清末民初的嶗山全真教〉等。這些文章雖然還顯得有點稚嫩，但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，他們的問題取向與討論方法似乎已與其國內師長們有了某些不同，而這種不同則是《弘道》鼓勵和提倡的。此外，香港蓬瀛仙館署理助理總裁陳敬陽先生的〈宋徽宗御製步虛詞四首淺注〉雖然題為「淺注」，但其內容卻屬對道教「步虛詞」文化意義的挖掘和探討。為了幫助讀者瞭解這些「步虛詞」的作者宋徽宗，我們還特意在「道教歷史」欄目安排了萬景元道長的〈宋徽宗與道教〉一文，從中可以更多地獲知這位「教主道君皇帝」與道教的關係。

「學術動態」欄目中，安排的是王闖、楊立志的〈地方道教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〉與李玉用的〈區域道教研究的卓越貢獻——《浙江道教史》評介〉，兩篇文章分別對近年有關地方（區域）道教的研究成果進行了評述，各有其所偏重。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本刊主編開始脫離學界「主流」去研究雲南道教，即因認為若不開展地方（區域）道教的研究，則我們編纂「中國」的《道教史》就難免成為「空中樓閣」；現在，看到這麼多的相關成果湧現出來，頗感「長江後浪推前浪」之喜悅！